

把山西壁画带进海外课堂

韦蓉



(作者供图)

2025年9月末,我应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之邀,参加海外巡讲团,赴吉隆坡和曼谷两地为华文学校的孩子们讲课。

飞机穿过云层时,我望着舷窗外渐渐缩小的山川,心中涌起难以名状的情绪。说实话,我是忐忑的。虽然讲了三十多年课,讲课于我而言是驾轻就熟的事,但此行却莫名地“没底”。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海外华校的学生,而讲课内容却不是任何专业学科,比较准确的定位是:一堂文化传播课。此行注定是一次充满未知和挑战的过程。

我在准备这次任务时思索了很久:该给海外华校的孩子们讲什么呢?我擅长绘画,平时的业余爱好就是参观游览古建筑,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,那就讲讲山西的文化瑰宝壁画吧。都说“华夏文明看山西”,如果说这片土地上的古建是文明的骨架,那么散落在千年古刹、幽深道观中的壁画,便是附着于骨架之上、穿越时光长河的血肉与灵魂。它们是“华夏文明看山西”最直观、也是最绚烂的注脚。

可在出发的飞机上,我还在想:我要讲的那些凝固在古老大殿墙壁上衣袂翩跹的仙人,那些一千多年前壁画中形态各异的上古神兽,不知道万里之外的南洋孩子们能否听懂呢?他们能否理解这来自中国文化中的无声语言呢?他们会喜欢黄土高原上千百年前的壁上丹青吗?

我忐忑着,也期待着。

第一站,我们巡讲团一行来到吉隆坡民众华小。杜淑菁校长早就站在校园门口迎接我们,她的笑容比热带的阳光还炙热。她领着我们在校园里参观,一路讲这所学校的来历:一间间教室是什么时候筹款建的,哪扇门窗是谁捐赠的,语气亲切,仿佛就是和许久没见的亲戚唠家常。

走到教学楼的楼梯口,我的目光落到了楼梯上。

每一级台阶的下沿都印着字——《弟子规》的章节、《三字经》中的句子。一句一级,一级一句,从一楼延伸到四楼。我想象着:孩子们每天踏着这些文字上上下下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这不是标语,不是口号,是让孩子们用脚丈量、用目光抚摸的传承。我抬起头,杜校长正看着我笑,那笑容里有骄傲,也有深长的意味。

随后,我站上了民众华小的讲台。开讲之前杜校长轻声对我说:“你要讲的山西壁画,我们很期待,孩子们都没接触过呢。”

台下是一百多张稚嫩的面庞,其中不光是华裔面孔,还有很多我一时难以准确分辨族裔的孩子——有的肤色黝黑,有的裹着头巾。他们坐在课桌前,聚精会神地看着讲台上的我,眼睛亮闪闪的,充满了好奇与期待。后来听杜校长介绍才知道,民众华小的学生不只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族群,也包含马来西亚各个族群。此刻,我面对的是一个多

元而真实的马来西亚。

我打开课件,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的九原岗壁画《升天图》展现在大屏幕上。

“同学们,这幅画有1400多岁了。”

教室里“哇”的一声炸开了。1400年,这个数字对这些孩子来说大概像星空一样遥远。我指着画中形似飞马的神兽“驳”,给他们讲《山海经》里的故事——“有兽焉,其状如马,而白身黑尾,一角,虎牙爪,音如鼓,其名曰驳,是食虎豹,可以御兵。”

话音落下,教室里出奇地安静。那些亮晶晶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屏幕上的神兽,仿佛在等它从1400年前的墙壁上活过来,在课室里奔跑。

“老师,”后排一个裹着头巾的女生举手,用带着口音的华语问,“这个动物,是真的吗?它很可怕吗?”

教室里一下热闹起来,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。

我说:“在《山海经》的记载中,驳是非常强大的神兽,它能吃虎豹,但是它的出现,也能抵御刀兵,平息战乱。所以,在传说中,驳是能带来和平的神兽呢。”

我给学生们讲这幅壁画,不是要告诉他们中国有多古老,而是要让这群赤道边的孩子们看见——中国是强大的,更是渴望和平、维护和平的,所以自古中国神话里就有平息战争的神兽,古人还把它绘制在墓室壁画上,守护墓主人飞升天际。

孩子们听得入了神,此时此刻,一幅1400多年前的北齐壁画,一匹来自中国神话中的神兽,让马来西亚的孩子们陷入思考……

接下来,我拿出了自己手绘的泥板壁画——关公像。

这下课堂彻底沸腾了。

好几个孩子争着举手:“老师,我认得,这是关公,我家有关公!”

“我爷爷每天给关公上香!”

“吉隆坡也有关帝庙!”

我笑着听他们七嘴八舌,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原来关公文化早已随着华人的脚步漂洋过海,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了。我告诉他们关公的故事,讲他的忠义仁勇,讲山西解州关帝庙。

然后我拿出一个神秘的小袋子,袋子里是些黄色粉末。

“孩子们,老师画的这幅关公像,还需要完成最后一步,就是用这个袋子里的粉末上最后一道色,你们能猜一猜老师拿的这些粉末是什么东西吗?”

我走到学生中间,打开袋子。孩子们凑上来看,有的用鼻子闻,有的用手捏出来搓捻,个个都充满了好奇和疑惑,纷纷猜说是颜料,我笑着摇头。

“同学们,这是来自山西的黄土。千百年来,黄土高原上的黄土附着在历朝历代的山西壁画上,对壁画产生了很好的保护作用。”

孩子们“哇”地欢呼起来。他们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蘸着黄土,一点一点涂抹在关公的袍袖上、青龙偃月刀上。

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关公仿佛活了,袍袖翻飞,龙精虎猛,盖世英豪。

下课后,我把这幅和同学们共同完成的关公像送给民众华小。孩子们围着我,争着要我签名,久久不肯散去。

在民众华小的最后一项活动是种树。巡讲团全体成员和师生们一起,在校园的空地上种下一棵小树苗。培土、浇水,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围着,有人问这棵树会开花吗,有人问多久能长大。我看着那棵在热带阳光下微微颤动的幼苗,忽然想到,这不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吗?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,然后等待,等待它生根、发芽、枝繁叶茂。

小蒜,属于一种野菜,味道跟大蒜颇为相似,有辛辣味。蒜头很小,茎干细长,故而被称为小蒜。它和别的野菜,比如花叶菜、荠菜等,生长习性不太一样。荠菜、花叶菜喜欢和麦苗等农作物在一起,生长在肥沃的田地里。这是荠菜们的聪明之处,也是可悲之处。聪明表现在它能和麦苗一样充分吸收农人施与的肥料养分,长得茁壮肥美;可悲在于,农人锄地时专对野菜们下手,因为它们影响了麦苗的生长,野菜捡回家懒得吃,成了猪哥口中的美食。小蒜恰恰相反,它基本上远离农田,特立独行,在山坡和地垄与野草为伍。小蒜是能够吃的菜品,不是野草。不管身在何处,身份是无法改变的。

困难时期,饿得两眼发绿的乡人,用细瘦的长腿把故乡土地的犄角旮旯丈量了个遍,寻找能够果腹的一切吃食。即便有野草的保护,小蒜还是被乡人精准发掘,做成香喷喷的下饭菜。小蒜本身就是菜,生长在山野间,被称为野菜。野菜也是菜——以前叫救命菜,现在叫保健菜。

春天来了,许多人以春游踏青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走进田野、走进大自然,把荠菜、花叶菜、蕨菜等野菜带回家美餐一顿,似乎才算不负春光。人们以为亲手挖到了心仪的野菜,并且做成了美味,端上了餐桌,大快了朵颐,便沾沾自喜。我对此不屑一顾,甚至嗤之以鼻。这算什么呀,不管是谁随便走进一片田地基本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。挖小蒜就不同了,需要有翻山越岭的双脚、抵御诱惑的慧眼,还需要坚定不移的意志,才有可能寻觅到野菜中的极品——小蒜。

名家随笔

二月小蒜

高海平

民间流传着“二月小蒜,香死老汉”的说法,足见小蒜的独特魅力。其实,不光只有老汉爱吃小蒜,吃过小蒜的人都会被小蒜俘获。小蒜和市场上所卖的大蒜一样,属于烹饪时的调味品、下饭的开胃菜,不能算主菜。乡人有独特的生活习惯,用外地人对山西的评价为例:山西的饭就是菜,菜也是饭。反映了山西人平时的饮食习惯就是饭菜合一,尤其是晋南农村,很少单独炒菜。即使早饭吃窝窝头或者馒头,也是几根老咸菜、一根葱,如果饭桌上出现小蒜,绝对是喜上眉梢的惊艳。同样,午餐时,一碗擦圪蚪、剔尖,或者面条,配上小蒜,便会食欲大开,饭量增加两成不在话下。

小蒜需要经过加工才会出效果。具体操作方法有三种:其一,先把小蒜洗净腌制一段时间,吃的时候放锅里蒸熟,再放点猪油,味道特别美。其二,把小蒜切成段拌上红红的辣椒面和适量的花椒面、食用盐,用滚烫的油泼一下,“刺啦”声响起,香气扑鼻。或拌面,或蘸馍,吃起来津津有味。其三,把小蒜切碎,搅入鸡蛋液,摊小蒜鸡蛋饼也很好。葱蒜都是可以生吃的,只是加工后味道更佳。大蒜很刺鼻,辛辣味太冲,往往吃的时候过了嘴瘾,吃完以后熏了别人。小蒜就不同了,它的辛辣味很淡,只刺激味蕾,不涉及鼻腔和泪腺,其香味充满山野气息,所谓的回味无穷、口齿留香,是也。

小蒜和其他野菜一样,属于春天的产物,也是春天的宠儿。它不会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,只是一盘野菜、一道开胃菜而已。对它来说,即便人们平时不曾想起,只要在灿烂的春天里不被忘记,便是无上的荣光。

